



Vaclav & Lena 到莫斯科找答案

[美]黑利·特纳 著

Haley Tanner

马韧 译

爱，
比真相更确凿，
比现实更有力。
在伤痛诡谲的青春迷阵，
探索爱的能与不能……

人民文学出版社

Vaclav & Lena
到莫斯科找答案

[美]黑利·特纳 著

Haley Tanner

马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6584 号

Haley Tanner

Vaclav and Lena

Copyright © 2011 by Haley Tanner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Globalbookrights.com)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Taiwan, R. O. C.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到莫斯科找答案/(美)特纳著;马韧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887-4

I. ①到… II. ①特…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6626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任 战
责任编辑:苏福忠
封面设计:陈 楠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6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887-4
定 价 25.00 元

加文，我罪行的同谋，我可爱的助手，我的同志，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

你是我生命中的阳光。

你让我的每一天充满惊奇、喜悦和无尽可能。

你曾在这本书的每一页里。

现在，你去了那个浩瀚、狂野、壮丽的宇宙，

我知道你在那里很快乐，我能感觉得到。

我爱你。

相 聚

没有助手就没有魔术师

“好了，我排练的时候，你也跟着一起练。啊咳。啊咳。我是杰出的瓦茨拉夫，生于五月六日。这是一个将为后人顶礼膜拜的伟大日子；在不远的将来，无论是圣诞节、光明节^①、伊斯兰斋月，还是所有其他宗教节日，与这个日子相比都将黯然失色。我出生在离这里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那是一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一片世代承传着学识与智慧的土地，一个梦幻之国(俄罗斯!)。俄罗斯，我在那里出生，现在却又出现在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这个区与以魔术闻名遐迩的科尼岛近在咫尺。在美利坚这片神奇而充满机会的大陆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今天的流浪汉，明天眨眼间可能会变为衣冠楚楚的大老板，而昨天的大老板今天下午也许就成了一个流浪汉。毋庸置疑的是，杰出的瓦茨拉夫，将会应邀为各国的公爵、总统、沙皇和阿亚图拉^②们表演他神奇的魔术，让他们一同为之肃然起敬，目瞪口呆。这样，在未来的某一天里，他将宣告，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和平的新纪元(一段短暂的时间)。女士们，先生们，我向你们隆重介绍，向你们隆重推出，在他登场之前，我需要提醒大家，你们如果害怕可以把眼睛和脸捂上，杰出的少年魔术师，瓦茨拉夫。”

“呃，”列娜在旁边轻轻嘀咕了一声。

“列娜，刚才是一段完美的开场介绍，篇幅虽长但完美无

① 每年12月期间，犹太人会庆祝光明节，为纪念公元前165年犹太人战胜侵略者并夺回圣殿。

② 回教国家对教内什叶派领袖的尊称。

瑕,措词也非常精致优雅。”瓦茨拉夫说。

“紧接着第三句,应该加上这一句,‘魔术是运用超自然的力量来操纵事物进程的一门艺术’。”列娜建议说。这是列娜最钟爱的一句,是她从《魔术大师年鉴》中背来的,那是一本很旧的镶着金角的大部头,里面讲的全都是魔术、戏法和幻术一类的东西。瓦茨拉夫过去老从图书馆借回家看。于是,去年瓦茨拉夫过生日的时候,列娜到图书馆把这本书放进自己的小书包,带回家给瓦茨拉夫作了礼物。这样,他们便能够永远拥有它了。

“这句话听起来还不错,可它不应该出现在这一幕里。我已经跟你讲过。好了,开场白就这样了,全部完毕。现在,用那个魔术生日蜡烛把它封上。”瓦茨拉夫把写着开场白的稿纸叠好,用手拿着伸到列娜跟前。列娜并没接过去,她左手拿着魔术生日蜡烛,拇指摸摸蜡烛螺旋状的边脊,右手捏着一只用来点蜡烛的打火机。用滴下来的蜡把稿纸封好,这是瓦茨拉夫和列娜的创作过程中重要的一个部分。而列娜的任务,特定指派给列娜的任务,就是先把魔术生日蜡烛点燃,再举起来,然后让滚落下来的蜡泪滴在折好的稿纸上,将稿纸封得严严实实。

瓦茨拉夫的床底下,除了一只被人遗忘的袜子,一堆沾满了灰的杂物,另外还有一只鞋盒。盒子里装的全是叠好的用列娜的蜡烛封好的稿纸。稿纸里记载的全是重要的宣言、公约、名单和一些关于这两位年轻魔术师的生平文件。

“我们总算写完了,列娜。今天晚上我就要申请搞一次演出。”

“不太可能吧,”列娜说。

“当然有可能。我能办到。就算不是今晚,也应该会很快的。

好了，我们把开场白封起来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排练下面的节目了。一旦演出申请被批准，我们就可以登台了。来，把蜡烛点燃。融化。封好了。”

“把封拆开，添上这句：魔术是运用超自然的力量来操纵事物进程的一门艺术。”

“不行，列娜，不。这不是开场白的一部分，不应该夹在这里面。没错，这句话说的是挺好，但搁这儿就放错了地方。这是开场介绍，我们既然已经封上，就不再改了，好，就这样，我们开始练这一场。”

列娜看着手中的打火机，那是她从姨的衣服口袋里偷来的。列娜知道偷东西不对，但她觉得，如果是出于迫不得已，东西的主人又不在家，而且主人根本不会留意到这件事的话，那就应该另当别论。偷打火机的时候她非常害怕，但感觉很不错，很勇敢。手里攥着个打火机，列娜觉得自己很大胆很成熟。

“为什么总是你说了算？”列娜问道。

“首先，我是魔术师而你是助手，助手得听魔术师的。没有魔术师就没有助手。”瓦茨拉夫说。

“没有助手也不会有魔术师，”列娜反驳道。

“那我还比你大一岁呢，”瓦茨拉夫说。

“十岁也就比九岁十一个月大那么一丁点儿，”列娜说。

“魔术师比助手重要是因为……”瓦茨拉夫准备再想出一条列娜应该服从他的理由。他想要赢得今天的这场辩论，尽管他知道同样的争论以后保准还会发生。他们俩在这个问题上已争过无数次，就像那个有名的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鸡更重要还是蛋更重要的争论一样。这样的口水仗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因为当两种名

称不同的东西实质上就是一回事时，人们不可能分出谁先谁后，或者谁优谁劣。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列娜和瓦茨拉夫睁大双眼紧盯着门，眼里充满了惊恐。敲门声“砰砰砰”响了三下，接着只见门把手转了转，却没能拧动。因为门从里面锁上了。

瓦茨拉夫心里很后悔，他不该把门从里面锁上的。对瓦茨拉夫的妈妈而言，门从里面锁上就意味着她的魔术师儿子正在卧室里做违禁的事情。

“瓦茨拉夫，马上把门打开。要不然我就从外面把它撞开了。你自己想好了。”

瓦茨拉夫和列娜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们的魔术玩意儿全都塞到了床下，床罩的下摆镶有网状花边，长长地垂落下来刚好将床下的东西遮住。

“来了，来了！”瓦茨拉夫踉跄着站起身来，他刚把门锁拧开，门就从外面被一下推开，他不禁往后倒退了一大步。

拉西娅的眼光在屋里搜寻着，但又不是很清楚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她开始担心不是一天两天了。每天下午五点十分一到，她就风风火火急着赶回家，因为她儿子正处在成长期，每分每秒都在变化，而她每天只有非常有限的时间来拿捏打磨这块未成型的坯。在仅有的几个小时里，她要让他明白做作业的重要性，要叫他和家人一起吃晚饭，要教他不吸毒不偷窃，而且不能养成懒惰和不诚实的品行。她还得保护他不被那些恋童癖者、陌生人和学校里的恶霸们欺侮，还要远离枪支甚至煤气瓦斯的毒害。她担心是因为，每天儿子放学回来面对的是空荡荡的一个家，儿子是属于人们常说的“挂钥匙的少年”一族。拉西娅是个职业妇女，他们住在城市里

面，瓦茨拉夫上的又是人头拥挤的公立学校。拉西娅知道，她们家的这种情况完全有出事的可能。她每天都仔细收听新闻，每次听完，她所担心的事情总会又多出一两件。

“我不喜欢你屋里的这个样子。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们都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我们没干什么！写作业。除了写作业，我们什么都没干。”瓦茨拉夫说。

“三个小时，除了作业什么都没做？这个我还真不信。晚饭以后把作业拿给我检查。”拉西娅一边往门边走，一边打量列娜。她特别替列娜担心，因为她非常清楚列娜的姨从事的是份什么样的工作。

“嗯，三个小时，除了作业什么都没做，喔，可能还练了一点点魔术。”

拉西娅从门边又走回到屋里来，“可能练了一点点魔术？”

“是，我们是练魔术来着，”瓦茨拉夫摆出一副认真的神情，“也许，嗯，如果可能的话，因为我们的作业都做完了，也许……”瓦茨拉夫一边结结巴巴地说着，一边仰头看着妈妈。拉西娅低着头，往下注视着儿子那副心有所想却又不敢讲的样子，他脚上穿着双有尼龙搭扣的运动鞋，紧张地在地毯上划着圈蹭来蹭去。

“也许什么？”拉西娅问。

“也许我们吃晚餐之前……”瓦茨拉夫说。

“想说什么就直说。”拉西娅眯起了眼睛，显得有些不耐烦。

“我和列娜能不能晚饭前在客厅里面为你表演一段魔术？”瓦茨拉夫情急之下一口气把他的请求表达得极其流利。

“作业都做完了？”拉西娅问。

“是，全都做完了，”瓦茨拉夫说，其实他还有一点没做。

“列娜，你留下来吃晚饭吗？”

“Da^①，”列娜说。

“讲英文，”拉西娅说。

“Ye-us^②，”列娜憋着嗓子说。

“表演魔术之前先把晚餐的桌子布置好，作业一定要先做完。”拉西娅说。

瓦茨拉夫笑了，他知道妈妈总是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同意。

拉西娅紧绷着脸把屋里又扫视了一番，直到她确定没漏掉什么可疑之处，才满意地把门带上，走了出去。拉西娅转身刚走，瓦茨拉夫和列娜就开始在屋里兴奋地上蹦下跳，大嚷大叫，然后，他们便急急忙忙开始准备他们的盛大演出。

女士和先生

瓦茨拉夫和列娜关掉客厅里的大屏幕电视，然后把硕大的桃木做的矮咖啡桌推到了靠墙的位置。这张乌黑的桌子不但结实，还漆得锃亮，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舞台。瓦茨拉夫和列娜如此挪用咖啡桌当舞台已经很多次了，现在已经得心应手，因为那张波斯地毯已被他们给磨得又薄又亮了。

瓦茨拉夫和列娜站在“舞台”上，焦急地等候着观众们入座。

“爸爸，”瓦茨拉夫嚷道，“快点啊，我们都准备好了。”拉西娅已经在黑皮沙发上坐好，等着表演开始。瓦茨拉夫的爸爸这时

① 俄语发音，“是”的意思。

② Yes，因为主人公英语不好，读成了“ye-us”。

总算也姗姗来迟，他手里端着一杯伏特加，一屁股坐下就沉到沙发里去了。

“好了，我来了，今天我们看什么？你们打算演点什么呀？”爸爸大声问。

“只看，别出声，行吗？”瓦茨拉夫穿着去学校的衣服，绿T恤配牛仔裤，脖子上扎着个领结，头上戴着他的魔术师礼帽。而列娜只穿着平时的牛仔裤和T恤，因为她尚没有正式的演出服装。

“首先，让我对我们聪明可爱的观众表示欢迎。亲爱的女士和先生，今天你们一定会喜出望外。我是杰出的瓦茨拉夫，而这位是我的助手，迷人的列娜小姐。”瓦茨拉夫优雅地划动着手臂指向列娜。列娜正经十足地向观众来了个久久的深鞠躬。

瓦茨拉夫和两位观众们只好静静地等她重新直起身来。

“今晚我们将奉献一个特别节目，保准让你们觉得不可思议。首先，请哪位幸运的观众能借我一枚25分的硬币用来表演？”

“这就是个骗钱的把戏，”瓦茨拉夫的爸爸嚷道。

“爸！”瓦茨拉夫大声抗议道。

“奥列格，给他吧。”拉西娅抱怨地说。爸爸哼叽着伸手到屁股后面的裤兜里抠出一枚还带有体温的硬币，把它递到儿子手上。

“谢谢您，善良的先生，非常感激。”瓦茨拉夫用食指和拇指捏着硬币，缓缓地举在身前让观众仔细检查。

“列娜，请把纸拿过来。”列娜的手捏着张纸一直放在背后，这时她才把它亮出来，她走到舞台的最前方，把纸的前后左右每一面都举在灯光下一一让观众过目，然后她又退回到原来的位置。

“我可爱的助手已经向您展示过了，这是一张普通的纸，纸上没有洞，边上也没有被撕破，就是一张纸而已。谢谢你，列娜。”列娜点了点头。

“请仔细看好，下面我将把纸折叠起来，然后把硬币包在里面。”瓦茨拉夫把纸叠了几叠，硬币被包在中间，就像被包在信封里一样。拉西娅把坐在沙发里的身体往前挪了挪，按照儿子的指令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奥列格则双手交叉，端在胸前，他的脸上脖子上都还有睡觉压出的印痕，长长的胸毛从衬衣领子下的敞口处夺路而出。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硬币已被叠起来的纸严严实实地封好了。”列娜走近瓦茨拉夫，抬起手来指向包着硬币的纸，把观众的注意力都吸引到那边去。

瓦茨拉夫全神贯注地把包着硬币的纸从左手换到右手。他并未向观众解释这个动作的目的。这时，列娜把手臂僵直地朝上举起，身子开始不停地在台上转圈，渐渐地离台沿越来越近。拉西娅吸了口冷气，真担心列娜会从台上摔下来。

“接下来，我将用我的魔杖让纸里包着的硬币不翼而飞，”瓦茨拉夫边说边把包着硬币的纸一动不动地举在右手上，左手则哆嗦着滑进身后的裤子口袋里。这时，列娜开始像着了魔一般全身发抖，小小的肩膀还在拼命地前后晃动。

在整个列娜摇摆的过程中，瓦茨拉夫的手一直都停留在口袋里。这时，只见他微笑着把手掏了出来，向观众们展示他的魔杖。

瓦茨拉夫的魔杖是他最心爱的物件之一，这是货真价实的魔杖，是他从曼哈顿魔术用品专卖店买来的。他妈妈带着他，俩人

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才找到那家店。在店里，他们请求店主帮他们挑出了这根最棒的魔杖。买到后，他们在旁边的一家餐馆吃饭，饭间，瓦茨拉夫一直把他的魔杖珍爱地搁在腿上。

此刻，只见瓦茨拉夫拿着这根魔杖在包着硬币的纸上轻轻敲了三下。

“啊卟啦卟嗒卟啦！”瓦茨拉夫口里在念着咒语，第三下敲过之后，他向大家宣布，“硬币已经不在了。”

“列娜，我可爱的助手，能不能请你拿着这张纸，把它撕成两半？”列娜接过纸，很轻松地把纸撕成两半，然后把两片纸举起来让观众能清楚地看到，纸里已经不再有硬币，然后她把撕开的纸高高地抛向空中，用以营造表演的气氛。

瓦茨拉夫和列娜开始在台上鞠躬，这是在提醒观众，鼓掌的时间到了。

“太棒了！”拉西娅大声嚷着，尽管她并不确定究竟这个表演的哪一段是戏法。但她很肯定自己发现了几处表演中本不应该让观众看到的细节：瓦茨拉夫把硬币悄悄顶出纸封并把它藏在手里，然后乘拿魔杖的机会把硬币塞进了后裤兜。

瓦茨拉夫和列娜在台上再一次鞠躬。

“太精彩了！”拉西娅起劲地喝彩。瓦茨拉夫和列娜从咖啡桌上跳了下来。

“我的硬币呢？”奥列格不依不饶地问。

“魔术师从来都不说穿自己的秘密，”瓦茨拉夫答道。

“奥列格，”拉西娅插了进来，示意瓦茨拉夫的爸爸别再打听硬币的下落。

“谢谢你们，”瓦茨拉夫说，“很高兴你们喜欢这个表演，这

个星期六，列娜和我将在科尼岛的木板步行街上为魔术迷们再表演一次。”瓦茨拉夫乐得脸上跟开了朵花似的。

“瓦茨拉夫，”拉西娅深深吸了口气，她从没把在科尼岛表演的事当真，可瓦茨拉夫却总也忘不了。他太执着了。但他不明白的是，这个主意并不明智。

“这个主意不好，”拉西娅说。

“为什么？”瓦茨拉夫问道。

“就是不好，”该如何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他呢？总不能说科尼岛上的那帮醉鬼和小屁孩们会取笑他吧，总不能说他会在表演中出丑吧。她也不能对他说，没人会为他鼓掌，为他喝彩的。

“到底为什么呀？”瓦茨拉夫又问。

“那里不安全。”拉西娅心想这个回答也许还不失诚实。瓦茨拉夫就这么走到外头的世界里去的确很不安全。他会目睹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他天真，他心直口快，他把自己的梦想捧在手心里，时刻准备着向人展示，向人倾诉。

“这不公平！我们一定要试着给真正的观众表演一次，”瓦茨拉夫大声抗议道。拉西娅心想，唉，就这样吧，就让他觉得她是天底下最没人情味的人好了，就让他以为她根本就不赞成他搞魔术表演好了。

“就这样了。不要再说了，”拉西娅严肃地说。

“我没法相信……”瓦茨拉夫仍嘟囔着。

“好了，去把手洗干净，准备吃晚饭，”拉西娅吩咐道，“列娜，你也一样。”

拉西娅站在客厅门口，目视着瓦茨拉夫和列娜垂头丧气地去吃晚餐。此刻，他们俩翘首以盼的可不是这顿晚饭。

晚 餐

瓦茨拉夫家的厨房里很热，气味也重，在里面吸上一口气就像用吸管吸奶昔一样困难。列娜一进厨房，就觉得里面的气味和热气已经把她的胃填满了，她已经饱了。在瓦茨拉夫家吃饭，每回都是如此，空气里的气味就足以把你喂饱，根本用不着等到真正开吃。

“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呀？”瓦茨拉夫问。

“要贫嘴是吧？”拉西娅说，因为她觉得儿子肯定知道晚上吃什么。厨房里充斥着罗宋汤的气味，让人觉得连空气里都带着些淡淡的紫红色，似乎等空气冷却下来以后，罗宋汤会凝结在天花板上，墙上，窗棱上，到处都是。

拉西娅最后搅拌了几下锅里的罗宋汤，她宽大的背影在不停地晃动。列娜打开拉西娅身旁的抽屉，从里面拿出四把叉子和四把勺。她暗念着每个人的名字，生怕少给谁拿了一副。妈妈的勺，爸爸的勺，瓦茨拉夫的勺，我的勺。她嘴里念叨着爸爸妈妈，但其实心里想的却是瓦茨拉夫的爸爸和妈妈。她从不会把自己的妈妈和瓦茨拉夫的妈妈弄混，因为从记事以来，她还从没见过过自己的亲生母亲。

在列娜的感觉里，自己的妈妈和拉西娅是截然不同的。拉西娅浑身有股很浓的香味，她身形硕大，臀部尤甚，她常穿着洗得褪了色或磨破了的裙子，脚上老蹬着双轻便拖鞋，她的拿手好菜是气味很重的菜汤，她坐进木椅的时候能把椅子压得“吱扭”叫唤。而列娜的妈妈，却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尚未揭开的秘密。

列娜摆好餐具，便坐在自己习惯的位子上。这边挨着瓦茨拉